

小而强大的“陋室”

■文 | 蔡娴 ■图 | 常鑫

麻雀虽小五脏俱全

吴二强原先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首饰工作室当老师时，学校的工作室不仅空间大，各种用得着用不着的工具器材应有尽有。可是，因为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，他毅然从“豪宅”搬到了“陋室”。“普通院校里当艺术类老师，感觉特别不纯粹，学艺术的只有一线教学老师，领导不是特别能理解，他们甚至认为当不当艺术家不重要。首先，要把课教好，其次才是艺术家。但我要求自己首先要是一个艺术家。”吴二强选择自立门户，起先在自己的住处分拨出一间小房间作为家庭式工作室，后来由于地方实在太小，遂在暑假换到了这间30多平方米的房子来。虽然，空间依然算不上大，但毕竟是属于他个人的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。

吴二强是一个非常会打理的人，小小的空间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一张定制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镊子、钳子、锯弓等各种类型各种尺寸的工具，它们被整齐地归类摆放；两把椅子，一张沙发，一张茶几围成了一个小小的会客空间；墙上错落着几条摆放不规则的置物架，上面陈列着各式奖状，还有学生首饰作品……

对吴二强来说，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工作台了。这张工作台的原型是吴二强从一本杂志里看来的，感觉非常符合自己的需求，他就到店里照样子定制了一个。谁知，做完的台子在店里放了十来天的功夫，就被很多人相中了，吴二强花了1600元定做的工作台，现在已经涨到了4000元。

每天的工作几乎都要在这张台子上完成，所以，吴二强对台子的打理也非常上心。上方的架子上不仅摆着他在生活中收集的瓶瓶罐罐，还有四处采风带来的各地艺术品，虽然很多都只是当地艺术家丢弃的残品，但对吴二强来说却非常有意思，可以带来灵感的东西。他不仅喜欢收集奇奇怪怪的小玩意，连自己做坏的作品也没舍得扔，他觉得那些都有留存的价值。

这个木质工作台两边各有一排小抽屉，左边放着珠子、石头、徽章等收集来的小物件，右边则是需要用到的一些小工具。台子中间还放着一个托盘，用来收集制作过程中散落的碎银粉。这可不是收集垃圾，这些碎银材料可以进行重新加工，变成全新的银材料。

“拼命三郎”的小课堂

吴二强艺术类中专毕业后，当了3年的室内设计师，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，回到老家重新念高中，比同届学生大了四五岁，他也毫不介意，只一心想考上大学。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，考上了江南大学公共艺术专业。

他已经记不得自己究竟用过多少本速写本。从工作室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了一本曾经的速写本，保存完好的本子上，手绘图、文字说明，记录得满满当当。老师曾问他，人家都带着相机去拍，你为什么还用手画？吴二强的解释是，很多人拍完也不会去回顾，但一边画也是一边研究细节的过程，你就能把它记在脑子里了。

他十分乐意与真正喜欢首饰艺术的朋友交流。所以，工作室里有一张6人座的长桌是留给来学做首饰的朋友们的。他的学生可不仅仅是在校学生，还有上班族和全职太太，总之，只要有兴趣来学，没有任何门槛限制，吴二强都是欢迎的。

有一个法国的全职太太，平时把孩子送去学校之后，就喜欢到吴二强工作室“进修”，她已经为家人制作了不少首饰。此外，周末是学员最多的时段，因为场地和精力有限，每天只能招待4名学员，通常制作一件首饰需要从早上10点做到下午6点。虽然，要花上一整天的功夫，但看到自己制作的成品时，学员们常常感叹，原来这些精致的首饰自己也能够做出来，以后都不需要花钱去买了！

工作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吴二强还是希望能拓展工作室，比如给一些量产首饰的大机器腾出更大的空间，有能力的话，也可以再带些学生，让他们真的能享受做首饰的快乐。

对话 Dialogue

Q=生活周刊 A=吴二强

Q:工作室在你心中是怎样的存在？

A:如果现在没有了工作室，就像是切掉我生活的重心。哪怕白天我忙着四处给学生上课，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了。工作室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港湾，出门一个礼拜，心里总是惦记着工作室的窗户关上没有。回来后，打开门转一圈才觉得踏实了。

Q:工作室发展遇到什么瓶颈？

A:如果你对某些方面研究透彻了的话，自然而然就会想转型。我也想做一个大的工作室，有些学生会说，我来给你当助手。但在上海租一个大的工作室不容易，通常都在郊区，市区内房租太贵负担不起，如果收入跟不上，连学生的工资都付不起。我比较担心这些。

